

种子的故事

——读徐良文《程顺和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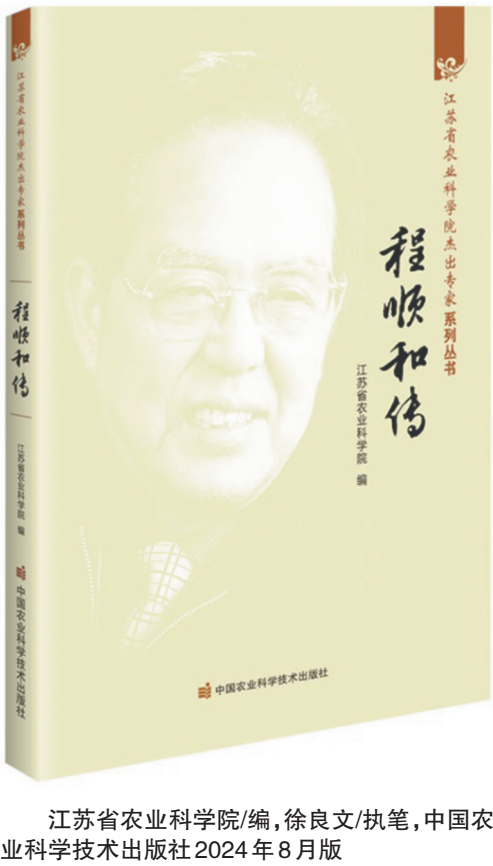
屠生楷

提起我国的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院士,相信没有几个人是不知道的。他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是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而提起我国的小麦育种专家程顺和院士,知道的却不多。其实,他同袁隆平院士一样,是我国育种界的十大功勋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被誉为“南方麦王”。

有人说他为种子而生,也有人说他就是一粒种子。一粒种子就有一粒种子的故事,一粒种子就有一粒种子的成长历程。倘若您想探寻这位育种界翘楚的人生轨迹,那么就请和我一起翻开著名作家徐良文先生历时五年倾情撰写的《程顺和传》吧。

程顺和从襁褓中开始就跟着家人躲鬼子跑反,饱尝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父亲死得早,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们兄弟拉扯大。日子过得极为清苦,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曾做过一个梦,梦见桌上摆满了白花花的米饭和馒头……

母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她常常给儿子讲故事:孟母三迁、凿囊夜读、凿壁偷光……教导儿子要有志气,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些教导如雨露一样滋润着程顺和的心田,培育着他内心向善的种子。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编,徐良文/执笔,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8月版

“在艰难的世道中,在贫瘠的土地上,程顺和生命的种子在顽强地发芽、生长。”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1958年9月程顺和考入南京农学院,主修小麦选种专业。开学仅几个星期便下到农村劳动实践,这段经历让程顺和亲身感受了农村的贫困,农民的不易。

三年困难时期,食物稀缺。程顺和家乡深阳旁边的安徽郎溪,树叶都让人撸光吃了,有人在街上走着走着,一头跌下去再没爬起来。这让程顺和充分认识到粮食的可贵,对农作物育种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使他感到了一种使命和责任。他梦见自己培育出的良种放了卫星,打出了1万多斤。

毕业后程顺和被分配到泰兴县稻麦良种繁育场。为了拿出完善的试验计划,他白天去田头测量,计算开墒、挖沟、间距、行宽;晚上仍在床上思考他的育种方案,一夜起身三四次。他在地里扛着鞭子赶牛扶犁、开拖拉机……

有人说:“程技术员,你在技术上把把关就行了,这种翻地挖沟的粗活我们来干。”他这样回答:“种子只有投入大地,才能开花结穗。我要是连种地这种活都不能干,还怎么育出好品种?”

终于,他培育出的泰农一号面世,亩产达到了800斤。

1968年“文革”期间,程顺和被分配到五七干校。在干校,他把“泰农一号”和扬州地区农科所的“扬麦1号”分别种在试验田里,观察二者的生长区别。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延续自己的小麦育种梦。但干校不是实验场所,不允许个人搞什么研究,大呼隆收割,程顺和无可奈何,就这样被迫中断了小麦育种6年。

然而种子从不因为被埋没而放弃向上的追求,他在泥土中等待,在黑暗中寻找光明。6年后,他终于被调去了扬州地区农科所,重启小麦育种。

育成一个新品种非常不易,一个单株种一行,叫株行,好的株行把它收起来,种成小区,再放6年,年复一年,从好的里面选好的,从低代到

高代,层层选拔,最后进行区域试验,区域试验要做两三年,反复检验、淘汰。区域试验通过后便是生产试验,生产试验两年后才可以进行审定,审定通过了,才算出一个新品种。材料的培养和选择要经过十数年,区试和审定又要好几年,绝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里分配给程顺和一间工作室,作为他午间休息的宿舍,但中午时分正是观察小麦生长的最佳时段,宿舍里基本看不到程顺和,大中午他顶着太阳蹲守在麦田里。别人下班回家了他留在宿舍里记笔记、看资料。到了夜晚,那间宿舍里又亮起了灯光,这时程顺和就在灯下整理分析白天的观察心得和学习新理论。

为了把目标性状变出来,他为农科所申请来了钴源。妻子担心地说,“如有疏漏,钴源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你不怕?”他笑笑:“怕这怕那,还搞什么科学实验?”年三十下了雪,他为了去雪实地察看麦苗的变化,竟忘了家中煮着饺子……

选择小麦育种,就是选择寂寞,选择坚守,选择执着。程顺和的一生就是这样,忍受孤独的煎熬,忍受失败的痛苦,无数个夜晚,上万次的试验,无尽的思考,面对土地,怀揣对一种新生命的期待,看它发芽、分蘖、开花、扬穗、成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别人眼中枯燥无味的生活,在他心中却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

终于,他主持育成的扬麦5号、扬麦158分获1991年、1998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扬麦158初步解决了世界小麦育种中广适高产与抗赤霉病、白粉病的难题。

成功后的鲜花和荣耀似乎与他无关,他仍然沉湎于实验室、试验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他的心中只有小麦、小麦……

市委领导欣赏他,想把他调到科委去。科委是领导机关,待遇比农科所好,朋友们都劝他去,程顺和不作为动,他笑说自己不适合官场,要留在农科所钻研他的良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奖励程顺和30万元奖金,他将其中的1万元捐给希望工程,10万元设立科研奖励基金,其余的全部用于感谢常年奉献在农科所小麦育种的课题组人员以及长期支持小麦研究的人员,自己一分钱也没留。

有人问程顺和荣获国家大奖后有什么感想?程顺和面色平静,语调平缓地说:“获奖当然高兴,说明你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和国家的承

认。但获奖不是目的,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才是目的,我们搞育种的,奖章是挂在麦田里的。”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会上,麦衣把包好的一束麦穗像献花一样献给了程顺和。种子的档案,只在泥土里贮存;麦子的重量,只在百姓的麦秸上记录。

程顺和培养后辈人才不遗余力,他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他手下的弟子如今都已挑了大梁。为了留住人才,他亲自为他们介绍对象。他同弟子们开玩笑:“你们找对象、谈恋爱,也要像良种审定那样,要看综合性状。”

程顺和积劳成疾,得了肺纤维化病。朋友陆维忠说:“这病很严重的,千万不能大意!都这把年纪了,你就先把赤霉病的事放一放,去医院好好查查自己的病要紧!”程顺和点头说道:“医生也这么说,我记住了,回头就去医院查查。但你也别忘了咱们说好的小麦赤霉病的事!”

回到扬州,他把朋友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什么肺纤维化,他根本不当回事。他认为,倘若生命真的进入倒计时,那更不能停歇前行的脚步,要加快科研的进度,与死神争夺时间。他的生命能量在不断透支,灌输到那无数的麦穗和无尽的麦田之中……

陈顺和是育种界的杰出代表。在他前面还有像金善宝、吴兆苏、陈道元等一大批为小麦育种事业奉献了一生的科技工作者,作者在书中也不吝笔墨去讴歌他们,这表明了作者的一种态度:这些曾为我国育种事业默默做出过贡献的人都不应该被忽略、被委屈、被忘记!

作者徐良文老师用了五年的时间对程顺和院士本人及其助手、同事、亲属、学生、知情人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以他如椽的巨笔书写了一个大科学家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形象丰满、立体、生动、感人。书中没有火山爆发似的煽情语言,也没有巨浪冲击闸门似的情感宣泄,他的文字如涓涓细流,平实而又清丽,有温度又有力度。那烟波浩渺的太湖,秋雾弥漫的瓜洲渡,荷风阵阵的瘦西湖,是作者为我们精心营造出来的真实而又唯美的意境。

作者多处用到古诗词:李太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陆游的《时雨》,姜白石的《扬州慢》,还有有关瓜洲的几首唐诗等等。这些古诗词用得恰到好处,既渲染了气氛,又极具艺术感染力。特别是结尾处摘自《诗经·大雅·生民》的那一段更是画龙点睛,深化主旨,给读者留下了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

劳动者为时代写下的精神篇章

——《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1983—2023)》主编札记

罗德远

2024年9月,笔者与广东《佛山文艺》杂志王海军担纲主编,汇集全国289位诗人、508首佳作的诗歌选本《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1983—2023)》,由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部诗歌选本囊括了1983—2023年期间,国内最广泛、最优秀的打工诗人的代表性作品,是一部迄今为止全国最具代表性、学术性和史料价值的“打工诗歌”文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神州大地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来到珠三角(之后延伸到长三角直至全国),现实的生存与精神的诉求,对城市文明的热切向往,对公平正义的合理呼唤,文学表达成为他们的最佳“情感通道”,精神出口。“打工文学”应运而生,“打工诗歌”则是其中最为鲜活的文学形式。

“打工诗歌”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表现形式,经过四十多年的沉淀,以其质朴粗粝的现场感、源自心灵的真情体验,生动表达了打工群体的劳动与创造、青春与梦想,汇聚起为打工群体、为打工时代发声的磅礴力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个作者众多、特色鲜明、不容忽视的“诗歌现象”。

打工诗歌的出现,一些关键时段不应忽略:20世纪90年代,《佛山文艺》杂志开辟诗歌栏目《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文化站创办手抄复印的《加班报》,发表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作品被《诗歌报》推介选用;1994年9月,徐非在广东省佛山市《外来工》杂志发表诗歌

《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经《羊城晚报》披露,全国数十家报刊转载;1996年2月,《打工报》在广东省中山市创刊;1997年,打工诗人谢湘南参加诗刊社第14届青春诗会,诗集《零点搬运工》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1年5月31日,罗德远、徐非、任明友、许强发起的《打工诗人》在广东省惠州市创刊,打工诗歌写作者从此有了一个集体发声的平台;2005年10月,打工诗人郑小琼参加诗刊社第21届青春诗会,“郑小琼现象”引发诗坛热议;2006年11月上半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诗刊》以“我们在底层用汗水浇筑城市与诗歌:《打工诗选》作品选辑”为题,集中选发20位打工诗人的23首作品;2007年5月,《打工诗人》编选的《1985—2005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出版,系打工诗歌首次通过选集亮相诗坛。

经过四十多年的积累、磨砺与发展,“打工诗歌”已然成为一个庞大且特殊群体的青春呐喊与文学见证。为纪念特殊的打工年代、彪炳特殊的打工群体、刻录独特的文学样式,进一步梳理、钩沉、荟萃、总结这一独特的文学样本,2019年伊始,民间诗刊《打工诗人》《佛山文艺》杂志社联合启动《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征集工作,得到广大作者、读者、社会人士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通过努力,该书成功入选2022年度佛山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

这部诗歌选本,自2019年启动征集、收集整理、编辑修订到正式出版,历时超过4年。我们觉得,

这本诗选与其他文学选本最大的不同与特色在于:

一是选稿不惟名气,更注重其质地。为囊括优秀的打工诗歌作品,经过广泛宣传发动,共收到820多位作者的16800多首作品,这些作品既有曾经刊登名刊大刊,也有发表于内刊。凭着我们对底层生活、打工人生的透彻理解,精选每篇作品、斟酌每个句子。个别写作者的作品或许粗糙一些,没有那么精致,基于我们对其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了解,感觉是其真实性生活和出自心灵的写照,也选入其中。

二是作者地域的广泛性。入选作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他们当中有打工后的成功创业者,也有悄然返乡的农民工,也有关注底层的知名诗人,不少作者仍然身处基层,诗歌仍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撑,比如上海的电梯维修工崔维刚,广东东莞的环卫工曾德奎、佛山南海的外卖诗人吴荣强、惠州大亚湾的卖菜女胡雅玲,等等。

三是作品数量的确定。散落在全国报刊的打工诗歌众多,如何收集遴选到更多优秀作品?经过思付,我们发动广大作者投来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打工诗歌,同时要求每首作品附上原来刊登的报刊名称,然后进行认真查证;作者简介以100字为限,尽量较为客观;作品排序方面,以作者姓氏拼音分类,便于读者查找和阅读。

最终,我们按照每位作者收入不超过两首原则,出版社严格筛选,编选者披沙沥金,最终遴选收入289位作者的508首“打工诗歌”佳作。诗选附有长达万言的“后记”《“打工诗歌”诞生记》,通

过全面梳理、翔实阐述,以期让社会和读者全面了解“打工诗歌”发轫、诞生、发展和繁荣的全过程。

作为劳动者为时代写下的精神篇章,打工诗歌艺术呈现并深刻揭示了时代与社会真实的一面,更让那些破碎迷茫的心灵走向丰盛,重塑高蹈的理想与坚韧的精神。对生存挣扎的痛苦、对理想的不懈追寻,打工诗歌呈现了一代人的生存流动轨迹,折射出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意蕴和内在精神特质。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见证,打工诗歌业已写入202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文学通史》,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工人文学史》。

2024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亿人。作为一个参与创造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与文化繁荣的庞大群体,我们的文学书写不应忘却他们。这部诗歌选本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坚持我手写我心,书写的底层题材广泛,彰显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呈现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能够与时代共振、与读者共情,填补了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一项空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

《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1983—2023)》,一部饱蘸热血泪水汗水的青春纪念册,一部蕴藉温暖真情感动的劳动者诗篇。我们谨以此书,作证漂泊青春,致敬打工时代,献给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作家李娟首部散文作品集全新修订。《九篇雪》是李娟创作生涯的序曲,是至关重要的开场。文字如雪花般纯净、轻盈、静谧。这本书初版时,只为写给一个人看,只为向一个人倾诉;而出版之后,却道出许多人曾有过的或正在经历的生命状态。愿读过《九篇雪》的人们,也能坦然勇敢地面对自己。

《九篇雪》(李娟/著,花城出版社2024年8月版)

交流

让我苦恼的是,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叶肯别克理解——

“啊,叶尔肯,你怎么在这里?”

“啊,你好!你好!好好……”

“你也好!”

“是的,对不对!”

“你干什么去?”

“好的,可以可以。”

“我现在要到那边去一趟。”

“是的是的。”

“这几天怎么不去我家玩了?”

“好!可以!”

“我外婆这几天生病了。”

“对不对!是的!”

我耐着性子,比画着对他解释:

“外婆——就是我家的那个老奶奶,躺在床上——胳膊,不能动,呃,这个——腿,也不能动——不吃饭,难受极了……”

“啊——那太好了!好得很嘛!”

我真想把手里拎着的包拍在他脸上。转念又想,这也不能怪人家,他看我指手画脚指天画地的,可能以为我在和他谈天气。

“好吧,再见。”

“好,再见再见!”——这次居然听懂了。

我看到他满脸阳光灿烂地转身离去时,似乎也大松了一口气。只有我妈才能准确无误地和这个人完成各种交流。倒不是我妈的哈语有多好,只不过她更擅于想象而已。而叶肯别克则更习惯误打误撞。误打误撞倒也罢了,偏还要赔上满脸诚恳的、“我能理解”的表情。

有那么一些清晨时光,进山贩羊皮的维吾尔族老乡总是围着我家砌在沼泽边的石头炉灶烤火取暖。我外婆在炉边做早饭,大家一边烤火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恭维我外婆高寿、身体好,能干活……而我外婆一直到最后都以为他们在向自己讨米汤喝。更有意思的是,我外婆偶尔开口说一句话,所有人立刻一致叫好,纷纷表示赞同,还鼓起掌来。哪怕她在说:“稀饭怎么还不开?”

那些时候,我和我妈总是在赖床。我俩缩在不远处的帐篷里悄悄地听,笑得肚子痛。

当然,总有些东西,即使表达不畅,仍然易于理解。比如友谊,比如爱情。小孩努尔楠只要静静地瞅你一会儿,你就会不由自主抓把糖给他;而小伙子们若老是赖在帐篷里不走,则一定要发发脾气,否则就会糊里糊涂有了一大堆男朋友。

说到这个,倒让人想起来,其实与叶肯别克交流也并非每次都是失败的。至少有那么一两次沟通成功了。

那天,我们在山谷口的草地上相遇。他问我:“你妈妈去县城了吗?”

我说是的。又说:“一个人真没意思啊。”

他马上来了精神:“那明天和我钓鱼去吧!”

我说:“好啊。”鬼才去。

他满眼放光:“我们进到那边的山里去!”

“好啊!”想什么呢,把你美的。

“去摘那个草莓好不好?”

“行啊。”呸。

“草莓可好吃了!”

“真的?”

“可多了,你都不知道有多少!……”

“……”

“……从山上往下看,一个也没有;从山下往上看,红红的一片。全藏在叶子下面呢……”

我望着他,草地向四面八方展开。那一刻居然有些迟疑了。想起我妈有一次从那个方向的大山里回来时也给我捎回了一大把草莓,并且也是那么说的——摘草莓要从山下往上看……

野草草莓红红的,小小的,真的很好吃。

至今一想到草莓,总会想到那片美丽的草地上的那场美丽谈话。不知道是草莓使那一刻时光变得如此透明美好,还是那些话语渲染了一颗草莓。

真的,我从没像那一刻那样殷切渴望过交流。

(选自《九篇雪》)

秋夜书香韵味长

程瑞

秋夜携着特有的凉意与静谧,将世界温柔地包裹在一片宁静的怀抱中。“读书喜夜长,著书悲沾暑”,恰如诗人陆游所言,此刻正是沉浸书海、汲取智慧的最佳时刻。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雅士在秋夜的静谧中找到了读书的乐趣。宋代杨万里曾在《秋夜读书》一诗中写道:“虫声窗外月,书册夜深灯。半醉聊今古,千年几废兴。”秋夜的静谧,仿佛为读书增添了一份超脱尘世的韵味。当夜幕降临,万籁俱寂,一盏孤灯下,手捧一卷好书,沉浸于字里行间,整个世界仿佛都

为之静止,只留下心灵与历史的深邃对话。

秋夜宜读何书?清代文学家张潮秋日读书有得:“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张潮认为,阅读诸子百家各种言说,适宜在秋天。秋夜寒凉,令人神清气爽。适合从诸子的思想碰撞中理清脉络。在我看来,开卷皆有益。只要能够触动心灵、启迪智慧,便是好书。

秋夜寒凉,书香更添一份滋味。我们不妨拿起书本,让心灵在文字间自由游走,品味那份独有的书卷香。历史的沧桑、文学的深情,皆能滋养心灵、丰富人生。